

小说眼·看中国
丛书



王保忠 / 著

心爱的儿子

乡村女性的歌哭

小说眼·看中国

丛书



心爱的儿子

乡村女性的歌哭

王保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爱的儿子 / 王保忠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378-4821-3

I. ①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2378 号

书 名: 心爱的儿子

策 划: 续小强

著 者: 王保忠

责任编辑: 左树涛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8.375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21-3

定 价: 27.00 元

目录

前夫	/ 001
美元	/ 013
一百零八	/ 024
长城别	/ 041
奶香	/ 059
八十岁等你来娶我	/ 072
教育诗	/ 087
向日葵	/ 099
欢呼	/ 114
普通话	/ 129
狐媚	/ 141
看西湖去	/ 153
弹力裤	/ 166
老瓜棚	/ 179
忍冬果	/ 191
纵火案	/ 211
心爱的儿子	/ 230
掀起你的盖头来	/ 245
跋	/ 260

前 夫

—

巧枝不明白，那人为什么要大老远从山西跑来看她，她回来都十几年了。到她们川西这个小村子少说也要走几天，那得花多少盘缠路费啊。想想又觉着自己太好笑了，早听说他在那边开煤矿发了，肥得流油，钱对他根本不成问题。也许有钱人都这样，吃饱了没事撑的。管他呢，要来就来，腿在人家身上，谁也拦不着。

话是村里的一个后生捎回来的。后生就在山西的煤矿做工，不在那人的矿上，但离着也不太远。听说那条沟有百余里长，到处都是煤矿，有国家开的，也有私人采的，黑乎乎的一大片。后生是这么说的，巧枝，你那个男人混得可油呢，你当初要是不回来，就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后生说这话时很多人都在场，听说她的前夫发了财，自然就有些惊奇，那么个穷光蛋居然发了财，真像是听天书呢。后生见人们听得眼睛都绿了，越发说得来劲，说那人是怎么包的煤矿，怎么一



下子发了，怎么怎么会处理关系。听的人就不停地咋舌，再看她时，目光就多了几分惋惜，有嘴直的，就把肚里的话倒出来了，巧枝你也是命里穷啊，本来就嫁过去了，怎么又跑回来了呢？你要还在山西，说不准我们也能跟着沾点光。

丈夫自然也听到了，屁股大一个村子，能不听到吗？听了自然没好声色，脸板着，眉头一皱一皱的，好像是天要塌下来了。她觉得有些好笑，可又不能不解释，是他要来，又不是我要招他来。丈夫还是不吭声。她说，你也真是小气，他人来了，我就会跟着跑了？再说，人家这会儿发了，就是我想跟，还不一定要呢。丈夫一瞪眼，你敢？她就笑，你还真小气呢。她觉得丈夫这两年脾性变多了，从前他可是一个爽朗的人，有说有笑的，好像他们的日子从来就没有过难处。嫁了他，日子也是清汤寡水的，不见得有多富裕，可心里却畅快，生活就有滋有味的。这让她很少记起在山西的那段日子，好像一出嫁就是跟着现在的丈夫了。他们办了个鸡场，挺红火的，前年又投进不少去，不提防却闹起了禽流感，鸡场哗一下就倒了，丈夫脸上的笑越来越少，门也懒得出了。过去还跟朋友一起出去走走，喝点酒，现在是谁叫都不去。巧枝怕他闷坏，也没少劝，这闷人却是怎么也乐不起来。

今天一大早，丈夫说是要进城办点事，可能得走上几天吧。巧枝问他去干什么，丈夫说也就一点小事，主要是想出去散散心。说完看了她一眼，就闷闷地走了。她有点不放心，又不能不让他出去，老窝在家里不是个事啊，闷出病来怎么办？然而又觉得有些蹊跷，这闷人，早不走晚不走，偏偏山西那人捎来了话，他就要走。看来丈夫真的是犯了呆病，在跟她怄气呢，好好好，想走走吧，有能耐再别回来。可是丈夫一走，她又觉着心里空落落的，后悔没把他拦住了。

丈夫走了没两个小时，快要吃午饭的时候，山西那人忽然来了，

就好像他们有了约定似的。心里就骂着丈夫，你这家伙，心硬着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听到车门那嘭的一声，她就知道他来了。这两年，家门前很少有车了，生意赔了，来她家走动的人就少了。现在，听得那车门嘭的一响，她可真是有点慌了，心跳得急呢。本来她在做饭，米已焖在锅里了，正要做个菜呢，听了那嘭的一声，就把围裙撤下来，洗了手，假装着很平静地出来了。他开的那车还真的漂亮，黑亮亮的，在正午的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呢。那人定定地看着她，先出了声，你还是那么年轻。她知道不能再假装了，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她应该主动一点，大方一点，二十年前她都不怕他，这会儿又怕个什么呢？她笑了笑，说，你到底还是来了。他也笑了，来自自然是要来的，我说了来就一定得来。十几年没见，他比原先胖了，脸本来很小，很瘦，很低，现在是大多了，也胖多了，把额头顶得高高的，也许有钱人都这个样儿。再看，皮鞋锃亮，西服笔挺，臂弯里夹了个黑皮包。人是明显有些老了，却比当年有了活气，看着也舒服多了。

她就那么站着，好像那人只是来看一眼，看一眼就会走的。那人却出了声，你也不请我进去？她迟疑了一下，笑笑，大老远来了，怎么也得吃顿饭吧。那人也笑笑，跟着她进来了，说，巧枝，你还那脾性，一点都没变。她说，怎么能没变呢，老了，瓷了。他抬眼看了看她的小院，又看了看她的房子，说，看这样你们过得挺好的。她说，好不好你都能看到的。他说，还是头一次来你们这地方，街道、房子，都挺干净的。她笑了笑，顺着他的目光也去打量，房子新起了没几年，白墙青瓦，村子里的房舍都这样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就说，你是外地人，觉着新鲜吧。他说，没错，跟我想象得不一样。说着笑了笑，牙齿白白的，倒显得脸有点黑了。

她领着他进了屋子，电饭锅里的大米已散出香味来了。前夫抽了



抽鼻子，说，好香呐，正好赶上吃饭了。她知道他是在找话说，毕竟是十几年没见了，看得出他有些不自然。她真的没想到他会今天来，这顿饭看来是不留他吃都不行了。丈夫走了，儿子也不在，饭桌边只有她和他，多别扭呢。忽然想起那人不喜欢吃大米，刚到他家时，也不知他娘从哪里借来几碗大米，说是她们四川人喜欢吃。米焖得不很地道，好像是软了，稀饭似的，显见得平时不怎么做。菜倒是好，鸡蛋炒得黄灿灿、香喷喷的。可当时，她是把那个家看成了魔窟，打定主意要逃出去，饭自然是一口也不肯吃了。

现在想来，他娘还真是个实诚人。就问，你娘还好吗？那人摇摇头，走了，大前年就走了。她一怔，说，梦见过老人家呢。他叹了口气，我娘也常常说起你，说我没福气，那么好的一个女人没守住。她岔开了话题，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他笑了笑，其实我就没吃过你做的饭。她说，那一会儿就可以吃了，对了，你还不习惯吃米饭吧？那人看了她一眼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吃米饭？她说，你是山西人，吃不习惯。他摇了摇头，当年我娘焖的米饭你不吃，眼看要馊了，我一口气都扒拉了，香着呢。她一怔，你真喜欢吃米饭？他说，这还哄你？她笑了笑，脸也不自觉地红了，好像欠了他什么似的。

就泡了茶，让他先喝着。自己进了厨房，原来是打算草草做个菜就行了，这会儿他来了，就不能简单了，怎么也得让他尝个鲜吧。冰柜里有条洗好的鱼，是丈夫前几天买的，酸菜鱼她倒是会做，想想饭店里有，他肯定吃过，鱼只能算搭配，不能当主菜了。那做什么呢？

正想着，那人也进来了，看着她说，别犯难，家常菜就行。她说，想吃大菜我也做不来，当然是家常菜了。忽地就想起做什么了，就找了几个山洋芋，削了皮，切成了薄片，薄得几乎透明了。他说，这不是我们那里的土豆吗？她笑了笑，也没说话，略略倒了点油，用干锅

炒了。他也没走开，就在一边看着，身子斜靠着门框。她没去管他，想起还应该做个合渣，把一块发青的豆腐切成块，又切了白菜，烩了。那人忽然出了声，这豆腐怎么不是嫩白的。她笑笑，一般的豆腐都滤了渣，合渣就不滤。他说，这样好，原汤原味的。她说，我们这里生小孩，过满月，一般的人家都会做一大锅合渣，遇见人就让他吃一碗，管这叫“吃灾星”，意思是说你吃了后，就会把小孩的灾星带走。他说，有意思，肯定好吃了。这么一说，气氛好像松懈了许多。

忙乎了半天，终于可以开饭了。那人看起来是很不好意思了，不停地说，早知你这样忙，我吃过饭再来看你。她说，快别客套了，你不是早想吃了吗？他笑了笑，忽然说，他呢？她说，进城办事去了。那人哦了一声，真不巧啊，我还以为能和妹夫喝两杯呢。她摇了摇头，你说他啊，在着也喝不了的。忽然记起了什么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买酒去。他拦住了她，不用不用，我车上就有。她其实是随便说说，她害怕他喝酒的。可是那人却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拎了盒酒回来了。撕了包装，冲着她晃了晃酒瓶，说，是你们四川产的——五粮液。说着就拧开了盖子，一股淡淡的酒香散漫开来。她不便拦着他，想，他再怎么也不会做出傻事了吧。在他家时，她就是被他喝了酒剥了衣服的。他像是发了疯，任她怎么反抗也不行。她不得已拿起了剪子，说你真要敢碰我，我就不活了。他这才停下手，蹲在那里，脸涨得通红，后来她就看到他眼里有了泪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她还记得他说的话，你是我要来的，怎么能不让我碰呢。谁家的媳妇像你，娶来了不让男人碰，我花了五千块的彩礼钱呢。不管他怎么说，她就是不让他碰。他恼了，一摔门走了。那以后，他再没碰过她。他娘也来劝过她几次，说别怕，疼过一次就不怕了，做女人的都这样。她怎么也没答应，任他娘怎么说，怎么抹泪，就是没答应。后来她知道他去找了



驼背五爷，让五爷退了他的钱，把她领走。五爷当然不肯退钱了，二人就大吵了一通。

她看着那人在杯里倒了酒，问，那个五爷还在吗？他脸色一暗，说，进去坐了几年，出来后心情不大好，儿子们也气他，也不知得了什么病，咯血，没一年就死了。她说，我也听说他进去了，公安还来我这里问过呢，我知道他不是个头儿，几道贩子吧，我们被一个胖子骗来后，他出了点钱，把我领你们村了。那人良久才出了声，那时我真穷，五爷说给找个媳妇，没多想就答应了。她没吭声。他好像看出了什么，笑笑说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她摇了摇头，说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就给他碗里拨了干煸山洋芋，指了指一边的几个瓶子，说自己撒上调料，辣椒面葱花都有。他说，知道知道。却没有撒调料。她就给他碗里撒了点，忽然说，我忘了你不喜欢吃辣椒的，吃了脸上就起疙瘩。他就笑了，这你也记得？她说，能忘了吗，在你家住了大半年呢。说着又站起来，进厨房拿了醋壶。他说，你就别忙乎了，我其实一直不爱吃醋，你也坐吧，老站着干嘛。她看了他一眼，在他对面坐下了。他忽然记起了什么，问，孩子呢？不回来吃饭？她笑了笑，在县城上高中呢，两周回一次。他哦了一声，都这么大了，学习好吗？她又是一笑，还行吧，不过太倔，有点像他爸了。听说你现在很会办事，什么人都不得罪呢。他说，别听他们瞎吹牛，现在好多事都说不清，也是逼出来的。那人就说起了办煤矿的事。

她一边听着，觉得好笑时就跟着笑一笑。她发现那人一提起煤矿眼就亮了，说话本来很慢，忽然就加快了，好像是在他的矿上，在他的办公室。说到痛快时就大大喝一口，脸慢慢地涨红了。她心里就有些紧张，就说，你别光顾说话，也不要喝多了，喝多了伤身子。他这才记起了什么，摇摇头，看我，跟你说这些也不懂的。又说，这些年

我确实挣了不少钱，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意思。过去是没钱，想多挣几个，现在呢，有了钱，倒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她又一笑，这样啊，你不知道做什么了，才想起来看我来了？

那人想要说什么，手机忽然响了，看了她一眼，接起来听了。电话里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去。他说，过几天吧，办完了事我马上回去。女人说，你可得早点回来，我和孩子都等着你。声音娇滴滴的。他说，真的有正经事呢，你把孩子照顾好，办完事我就回去。她听得电话里的女人还想说什么，那人回过头看了她一眼，挂了。

她想象着那个女人的样子，说，是你妻子吧？

他点了点头，说，真麻烦，出来几天，她就问寻起来了。

她笑了笑，说，你们结婚几年了？

他说，七八年了吧，是我包煤矿后娶的。

她说，挺年轻，长得也好看吧？

他又点了点头。

她说，你要对她好点，女人都不容易，不像你们男人，想去哪就能去哪。

他笑了笑，你还是那样，心软，你是个好女人。

那人盯着她看了半天，忽然又说，要不你也喝点吧。她摇了摇头，我从不喝酒的。他也不勉强，自顾自地喝着。忽然记起了什么，说，巧枝，其实我也可以不喝的，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不喝酒就没话说，本来有好多话要说，可又觉得说不出口，就不说了。她说，那你想对我说什？他眼亮了一下，忽然抓住了她的手。她心就慌慌地跳了起来，一用力，就把手抽了出来。他却又伸出了手，把她的手紧紧地钳住了，任她怎么使劲也抽不脱。她急了，说，你松开我，要不我喊人



了。那人笑了笑，没吭声，手却抓着她不放。她说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干嘛要这样呢。他说，巧枝，我不会乱来的，你别怕，我想问你，当年你为什么还要跑，我真的不好吗？她摇摇头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现在也是个好人，可当时我真觉得我们不合适，真的。那人一怔，手就松开了，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我只问你，要是现在我们都还没结婚，你会跟我走吗？

她觉得遇上问题了。可是，她马上说，你别谈这些好不好，这不可能了，我们都有了家室。那人说，可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，这次来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是个好男人，是个成功的男人。她说，我知道你是个成功的男人，可我希望你永远是个好人。他又是一怔，摇摇头，端起面前的酒杯又喝了一口。她看着他，看到他的脸渐渐涨红了，可能是嫌热，他把衬衣的纽扣都解开了。她想他真的是喝醉了，脸都红了，舌头也有些僵了。她说，你别喝了，我劝你真的别喝了，我害怕看到你喝醉的样子。他说，你别怕，我不会动你的，那年我没留住你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。后来我想了很久，这不怪你，谁让我他妈的穷啊。她说，也不是穷，女人的事你并不懂，不过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到现在都感激你。

她眼里有了泪，又记起了一些事。是个早上，五爷带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男人来了，三轮车停在门前也没熄火，“突突突”地响着。五爷看着他说，你不是不想要巧枝了吗，我又给她找了个人家。他和他娘听了，都怔在了那里。五爷指着那个老男人说，人家来领人了，你们当初花了多少钱，他出多少。他娘就哭了，不行，这是我媳妇，我不让她走。五爷说，走不走，那得你儿子说了算，他不要有人等着要呢，人家也不错，要车有车，要钱有钱。老男人拍拍腰包，呀呀地说着什么。她害怕了，那是个哑巴！她没想到他说话了，他说，不行，

你不能领走她。五爷说，你不是不要她了嘛，你甭后悔！他眼睛睁得拳头一般大，滚，你们都滚得远远的，老子再穷也不卖媳妇。五爷只得领着那个人走了。就为了这句话，她一辈子感激他。

她忽然说，要不，我陪你喝一杯吧。说着就往杯里倒了酒。那人又怔在那里了。她说，别这样看着我，你喝，我也喝。他又看了她一眼，笑笑，一仰脖把酒干了。她也把那一小杯酒干了，她是真的不会喝，喝了就头晕，脸也涨得红扑扑的。他有点不好意思了，问，你没事吧？她笑了笑，说，还记得我怎么跑出你家的吗？他说，能忘了吗，你给我碗里放了安眠药，害得我睡了一下午。她说，不这样我逃不走，那时我真的害怕你。他说，我心里其实怜惜着你呢，真不舍得把你卖给那个老哑巴。她又一笑，这我知道，要不我会感激你吗？

那人又拿起了酒瓶，她忽然抓住了他的手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他说，听你的，不喝就不喝了。她说，这就好了，你吃了饭还要上路，喝醉了还怎么走。他笑了笑，没事的，我酒量还行，喝个半斤八两的没事。她说，喝醉了谁都把握不住。他忽然说，其实我知道你们做生意赔了，眼下正不好过。她摇了摇头，你听谁瞎说的，我们很好的，好着呢。他说，你就别瞒着了，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，帮帮你们，过去是想帮帮不上，现在我必须帮你。她摇了摇头，不用，我们过得挺好的，真的挺好。孩子他爸今天是去城里谈一个生意，谈成了，日子就更好过了。他说，你别这样苦着自己，你们村那个后生把什么都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。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五万，也不多，以后有困难再说。说着，站起身，把那个皮包放在了她面前。她有点慌了，你别这样，我们真的不缺钱，你一定得拿走。他说，你不是说你丈夫去谈生意了吗，谈成了更需要钱，等你们不用了再还给我。

他们就这样争执着，把那个皮包推来推去的。



那人的手机忽然响了，他看都没看，继续跟她说说着话，留下吧，就算是过去的一点补偿。她说，你没欠我，也用不着补偿。手机还在响，不依不饶地，她催促说，你就接一下吧，说不准是你妻子打来的。他笑了笑，真的烦人呢，还是不接得好。就真的没有接，任着那铃声不停地响。她说，接了吧，说不准是你矿上有事了。他看了她一眼，这才接了，接了后脸上就有了急色，站起身，说，我得马上赶回去。她说，那你慢点。他冲她笑了笑，说，没事，这么点酒，不会有事的。就向门外走去。她也跟着他往外走，忽然记起了他的皮包，就又往屋里返，再出来时，她看到那人走得摇摇晃晃的，可能是酒劲发作了。她的心不由得悬上了，那么远的路，又喝了酒，出了事可怎么办。

她出了声，等等，你也别急着回去。那人回过头来，又冲她笑笑，没事，我得赶回去。她拉住了他的手臂，你不能走，这样子怎么能走？他说，矿上有事，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处理呢。她说，再急也不能这样走，回来吧，喝上一杯茶，醒醒酒再走。他不肯，摇晃着继续朝前走。她是真的急了，上前堵住了他，听我的，喝杯水再走吧，这么远来了，再见还不知得等多久呢。他就停下来，眼亮了一下，你说得也对，那就喝上一杯吧。就跟着她回了屋，她让他坐下，自己进了厨房倒了杯水，忽然又记起了什么，匆匆进了卧室，翻出两颗安眠片，想想，又加了一颗。这两年，丈夫生意赔了，晚上竟然睡不着，不得已开了些药，放在家里了。她把药片投进了杯子，看着它慢慢融化了。他忽然走了进来，说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，不会在杯里搞什么鬼吧。她脸一红，笑了笑，说我在杯里下了毒，谋财害命呢，你要是不怕，就喝了吧。他看着她，身子一晃，忽然在床边坐下了，你就是在杯里下了毒，我也得把它喝了，就真的把那杯水喝了。

喝了水，那人站起身又要走。她知道不能让他这就走，酒劲在发

作，水里又加了安眠药，这不是害他吗？就说，你真的不能再陪我一会儿吗？他怔了一怔，就又坐下了，看着她，手忽然就伸过来了，抓住了她的手。她想抽出来，想想，又没动，只是心里叹息了一声。那人却有了得寸进尺的意思，要往她胸里探呢。这下她慌了，推了他一把，你不能，你是个多好的人啊。他一怔，说，我真的喝高了。说话时，眼皮沉得都快睁不起了。她心里就笑了，就想起了那年的事，她在他碗里加了安眠药，等他睡死了，就偷偷溜出来了。一路上，她心慌慌地跳，一直到上了火车，才长长地舒了口气。那一次，是在他家里，这一次，她却是在自己家里，两次，都做了同一件事。她给他杯里下了药，却没一点慌乱的意思，看着他身子一软，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她看着他，听得他的呼噜声越来越响。他的手机忽然又响了，没完没了地响，她看到他翻了一下身，好像是听到了什么。她赶忙从他衣袋里掏出手机，迟疑了一下就把它关了。他的呼噜声停顿了片刻，就又响亮起来，轰轰烈烈的，像要这把这屋子抬起来似的。窗外，阳光燃得正旺，烤得院子里热烘烘的。她抬眼看了看，又扭过头来，他睡得正香，连涎水都流出来了，这让她想起了他从前的样子。多年前，她还没跟丈夫结婚时，有一些日子还想过他呢，想着回山西看看他，甚至还想到过留在他身边……好像是感到了热，他把衬衣掀开了，露出了厚实的胸膛。她怔了一怔，帮他把衬衣紧了紧，想想把扣子也帮他系上了。转过身来坐了一会儿，忽然又记起了什么，把他的皮包也放在了床边。她想，等他醒来，就让他把这东西带走，说什么也得让他带走。

再后来，家里的电话突然也响了，她吓了一跳，接起来一听，是丈夫的声音。丈夫说了一句什么就又不吭声了。她对丈夫说，你一走他就来了，你不回来守着我吗？丈夫依然没吭声。她接着又说，这会



儿那人就在咱家床上睡着，你听到他打呼噜了吗？丈夫急了，闷闷地说，敢，你敢？她眼前就跳出了丈夫生气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良久，她说了一句，那人哪像你，他老实着呢。然后，她把电话轻轻挂了。

《山西文学》2007年第5期

美 元

艾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挣上美元，那个老毛子一出手就是一张二十元的，真把她吓了一跳呢。高兴过了，又犯了愁，不知道这钱该怎么花。现在她很需要钱，后天那个人就要来了，她得进城买件新衣服。这事妈也催过，让她去买件衣服，还背着爹给了她一百元钱。艾叶没要，她不愿花爹妈的钱，家里光景本来就难过，自从哥哥上了大学，就更是一个钢镚儿掰成两半花了。也许是想着钱，夜里她做了个梦，梦到家里的水缸不停地溢水，哗哗哗漫了一地。醒来后，她也没敢跟妈说，心却跳得慌，早听说梦见发水会有财运。早晨起来，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就停下辆大轿车，下来一帮老毛子，用照相机把她们的村子拍了又拍，临末要了她三双鞋垫，丢下一张钞票走了。

她们这个小村子叫好崴，就坐落在公路边的沟崖下，土窑洞相互勾连着，散落在西边的坡上。坡上有一些地，艾叶家也有几块地在坡上，种些莜麦玉米什么的。艾叶本来是考上高中了，可是哥哥上了大学，家里就再拿不出供她上学的钱，她暗暗哭了一回，也没说什么，